

責任編輯：張旭健

翠神乾坤 文潔華

「潑瀉」的啟示

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今年畢業展主題為「潑瀉」(Spill)。這字詞對於藝術作者來說絕不費解且不生疏。有人會認為潑瀉是青年人的用語，也與他們的肉身和荷爾蒙有關。那是青春的展示，跟慾望和生命的延續都可以扯上關係。如此一場迸發而出的創作衝動，令人想起中國水墨的潑瀉美學，還有美國紐約一九五〇年代行動畫派 (Action Painting) 的動筆積遜·布洛克 (Pollock) 渾身是勁，全情投入的動作，把油漆透過全身的力度灑在巨型的畫布上，成就了他個人的抽象表現主義。

日本搶開改礁為島手法惡劣

最近，聯合國大陸架劃界委員會，建議把沖之鳥礁附近的三十二萬平方公里的海面，列入日本經濟專屬區。這不是作了定案了？不是。這不過是一個建議。因為，中國和韓國提出反對，大陸架委員會的主席收到了這些交涉之後還要作出處理，將來主席要發表一個聲明。即使主席發表聲明說，建議沖之鳥礁列為日本經濟專屬區，也沒有國際法律效力。大陸架委員會只是完成對日本劃界案的技術審議工作，只是有關大陸架的技術數據程式上完成，例如大陸架的深度、是否海底有陡峭的坡度，並不等於一定同意了日本的全部主張。沖之鳥礁是否真的如日本所願被改礁為島，還要等聯合國大陸架委員會主席的聲明出來以後。聯合國大陸架委員會也曾做過決議，稱涉及沖之鳥礁問題要留待以後解決。

一身柔術硬到底

老K愛讀卡西爾的《人論》。他說，卡西爾簡直是個無底的學問深淵。《中國雜技：硬椅子》也提出了一些卡西爾的觀點。此詩的第四節是這樣的：「她們就一身柔術，卻使我們硬到底，不像肋骨在我們體內，能贖罪，得救；不像一株蔓，牽引着鳥和牠定時歸來的幸福，災難已降……是的，硬椅子這種遊戲亦硬亦柔，時而柔若幸福，時而硬似災難。」

母親的目光：巖崎知弘的童畫

兒童畫的畫家，很少有像巖崎知弘 (Iwasaki Chihiro 1918-1974) 一般，在戰後近四十年間，「人氣」不曾稍衰，一直受到讀者的愛戴。其畫作不但讓在童稚時代濡染過目的舊知念念不忘，而且仍然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新知，新舊相續，綿延不絕。

網打盡

以言論自由為名希望二次創作行為能得刑事起訴除，除忽略現行法例實際對受權行為已可以提出刑事起訴，也沒有正視受權行為與二次創作並不互相排斥，事實上尊重版權與二次創作是可以魚與熊掌兼得。

自我做老襯

彭浩翔賣座片《春嬌與志明》捧紅了兩個女配角，一個說粗口的美女陳逸寧和一個「豬扒型」的搭架女角林兆霞，以粗唇假牙大顎臉的「衰相」在戲中橫行中車搭了一個中國版黃曉明，片中兩人還是心心相通卿卿我我，絕不是一「玩玩」，很多人說如此醜女配俊男甚有喜劇效果，增加了影片之賣座力。但筆者卻有完全正常男人的自然反應，只喜歡看美女，而片中這位話劇出身之「兆霞」絕非是「少瑕」，而是「多瑕」，她的發姣狀絕對是醜人多作怪，不忍卒看，好一部包裝華麗的戲，何苦夾一件真正「豬扒」在其中。

改歌論英雄

黃雷只是主唱，當年黃雷投資並推出該唱片發售時，他亦必定把改編版權在本例中該經「弄清楚，否則早已引咎自辭」。由此不難看到使用公共財產，或獲得正式授權後，二次創作改填歌詞，是可以達到創作與諷刺時弊，又不會造成侵權的效果。個人選最佳二次創作，非許冠傑主唱的《打雀英雄傳》莫屬。原曲由林振興、劉傑作曲填詞的佳藝電視劇主題曲《射鵰英雄傳》。原曲詞頭幾句是：絕招，好武功。十八掌一出手可降龍，大顯英雄。男兒到此不是英雄，誰是大英雄。許冠傑與黎彼得對二次創作與對方開了個玩笑：《打雀英雄傳》神來之筆把歌頌江湖豪傑，變成街坊鄰里麻雀要緊。把原曲詞變成：六福，三太公，大眾開開啲面似運亨。又放工，打餐檯，圍埋砌幾圈啲論英雄，誰是大英雄。(尊重版權及方便討論，引用到此為止)

兩部新片

最近看了兩部新片，各有各的好看。第一部是《拯救走正規路線》(Lockout)，影片走正規路線，科幻元素加上大量動作，Guy Pearce飾演的硬漢Snow，由犯人變成(美式)英雄，上太空監獄營救被脅持的總統女兒。Snow接過不可能的任務，過程體現出特工的專業能耐，也突顯他的嘴硬性格，男女主角你一言我一語狗咬狗，英雄救美故事又老土又好，但只穿太空衣加個降落傘就可以回到地球，還是教人感到不可思議。

杜亦有道

志明「捧紅」了兩個女配角，一個說粗口的美女陳逸寧和一個「豬扒型」的搭架女角林兆霞，以粗唇假牙大顎臉的「衰相」在戲中橫行中車搭了一個中國版黃曉明，片中兩人還是心心相通卿卿我我，絕不是一「玩玩」，很多人說如此醜女配俊男甚有喜劇效果，增加了影片之賣座力。但筆者卻有完全正常男人的自然反應，只喜歡看美女，而片中這位話劇出身之「兆霞」絕非是「少瑕」，而是「多瑕」，她的發姣狀絕對是醜人多作怪，不忍卒看，好一部包裝華麗的戲，何苦夾一件真正「豬扒」在其中。

記憶後書

最近看了兩部新片，各有各的好看。第一部是《拯救走正規路線》(Lockout)，影片走正規路線，科幻元素加上大量動作，Guy Pearce飾演的硬漢Snow，由犯人變成(美式)英雄，上太空監獄營救被脅持的總統女兒。Snow接過不可能的任務，過程體現出特工的專業能耐，也突顯他的嘴硬性格，男女主角你一言我一語狗咬狗，英雄救美故事又老土又好，但只穿太空衣加個降落傘就可以回到地球，還是教人感到不可思議。

「像愛受服裝似的忍受着毀滅」，人生的兩面，可謂觸類旁通住她們的全部。「她們的柔和使椅子像要一件軟枕似地」要她們，她們柔軟胸部的空虛。一個意象緊接另一個，連綿的排比，把「柔」和「軟」說得那麼具體，而又那麼富於玄思，那麼的教人心猿意馬。由那張椅子，到要弄那椅子的客人，只是「像愛受服裝似的忍受着毀滅」，人生的兩面，可謂觸類旁通

最近，聯合國大陸架劃界委員會，建議把沖之鳥礁附近的三十二萬平方公里的海面，列入日本經濟專屬區。這不是作了定案了？不是。這不過是一個建議。因為，中國和韓國提出反對，大陸架委員會的主席收到了這些交涉之後還要作出處理，將來主席要發表一個聲明。即使主席發表聲明說，建議沖之鳥礁列為日本經濟專屬區，也沒有國際法律效力。大陸架委員會只是完成對日本劃界案的技術審議工作，只是有關大陸架的技術數據程式上完成，例如大陸架的深度、是否海底有陡峭的坡度，並不等於一定同意了日本的全部主張。沖之鳥礁是否真的如日本所願被改礁為島，還要等聯合國大陸架委員會主席的聲明出來以後。聯合國大陸架委員會也曾做過決議，稱涉及沖之鳥礁問題要留待以後解決。

說「一難技」，就有礙人的意思了，讓人看見心花怒放，嘆為觀止，最後，當然是難技人謝幕了，他們練就一身柔術，卻使旁觀的人硬到底，真是「難無限沉重的輕柔了。這個時候，又想起了多年不見的老K。

不再是一個溫情的年代了，也不再是一個溫情得時時眼濕濕的人了。張學友的一首歌唱道：「始知人生不必有錯或對：錯或對以外，大概還有別的什麼。老K有一次說：當情浪費生命，也就是對生命的一種最徹底的反省。這句話當然還有點模糊，都不大好說。要是有緣，也許還有另一次，當一個人提起另一件事，補充了一些，又浮現了另一些……但事到如今，很多事情都好像不大好說了。

當然，除了老K，還有別的際遇日久的人。記得老K說過：如果真的有真相，公開後將不存在。我們能否有被公開後仍存在的真相「私」？許多事情都過去了，總沒法把中間旁伸出去的枝節說得一清二楚吧。心裡要是明白，就不必多費唇舌解釋；要是存心「唔明解」，說得天花亂墜，恐怕也只是徒然。僅僅在一個初夏的短夜，就讓所有的人熬了一千零一夜。是了，人生就像「硬椅子」這樣的難要，既硬且柔，說來話長

母親的目光：巖崎知弘的童畫

兒童畫的畫家，很少有像巖崎知弘 (Iwasaki Chihiro 1918-1974) 一般，在戰後近四十年間，「人氣」不曾稍衰，一直受到讀者的愛戴。其畫作不但讓在童稚時代濡染過目的舊知念念不忘，而且仍然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新知，新舊相續，綿延不絕。

一幅自畫像，與此前「溫柔婉約」的淑女型大相徑庭，以飄蓬的短髮、鷹隼般的眼光、倨傲不屑的嘴唇，表現自己桀驁不馴的一面，後來被稱為「27歲的旅立」(人生旅途的開端)。

高聳紅絲帽，帽上黏着雪片，一雙小手戴着紅手套，捂在下顎兩側，母親的眼光此時肯定泛起一片暖意。又如《綠風之中》(1973)，和煦的春風裡，戴綠帽穿連衣裙的小女孩，手執一束黃花，亭亭玉立，背後顯然有着母親喜悅的目光：「吾家有女初長成」。再如「相互尋找的獅子與小女孩」，一頭碩大母獅，蹲着觀看一個只見背影、玩具大小的單薄小女孩，在母獅的臀部卻悠然停落着一隻更小的鸚鵡，而母獅一派慈眉善目，很顯然是女孩母親日光的折射。

綜觀畫作裡「母親的目光」，全是關愛、期待和寬容。母親對自己所給予的生命那份天然的關懷與憐愛，呵護之間，噴薄欲出；面對兒女的成長，母親有份期待，而與這份期待相始終的，總是憂慮與欣喜；面對兒女的淘氣與挫折，母親呵責之餘，更多的還是寬恕與扶持。日語自創一詞叫做「見守」(mimamoru)，就是母親日光的最好寫照：以深情的注視守衛着兒女。這種母親所特有的目光，幾乎在她所有的作品中閃爍，讓你感受其殷切與炙熱。

老K愛讀卡西爾的《人論》。他說，卡西爾簡直是個無底的學問深淵。《中國雜技：硬椅子》也提出了一些卡西爾的觀點。此詩的第四節是這樣的：「她們就一身柔術，卻使我們硬到底，不像肋骨在我們體內，能贖罪，得救；不像一株蔓，牽引着鳥和牠定時歸來的幸福，災難已降……是的，硬椅子這種遊戲亦硬亦柔，時而柔若幸福，時而硬似災難。」

說「一難技」，就有礙人的意思了，讓人看見心花怒放，嘆為觀止，最後，當然是難技人謝幕了，他們練就一身柔術，卻使旁觀的人硬到底，真是「難無限沉重的輕柔了。這個時候，又想起了多年不見的老K。

最近看了兩部新片，各有各的好看。第一部是《拯救走正規路線》(Lockout)，影片走正規路線，科幻元素加上大量動作，Guy Pearce飾演的硬漢Snow，由犯人變成(美式)英雄，上太空監獄營救被脅持的總統女兒。Snow接過不可能的任務，過程體現出特工的專業能耐，也突顯他的嘴硬性格，男女主角你一言我一語狗咬狗，英雄救美故事又老土又好，但只穿太空衣加個降落傘就可以回到地球，還是教人感到不可思議。

志明「捧紅」了兩個女配角，一個說粗口的美女陳逸寧和一個「豬扒型」的搭架女角林兆霞，以粗唇假牙大顎臉的「衰相」在戲中橫行中車搭了一個中國版黃曉明，片中兩人還是心心相通卿卿我我，絕不是一「玩玩」，很多人說如此醜女配俊男甚有喜劇效果，增加了影片之賣座力。但筆者卻有完全正常男人的自然反應，只喜歡看美女，而片中這位話劇出身之「兆霞」絕非是「少瑕」，而是「多瑕」，她的發姣狀絕對是醜人多作怪，不忍卒看，好一部包裝華麗的戲，何苦夾一件真正「豬扒」在其中。